

Name: 潘敬鏗

Country: 香港

理想國

他手執著痕跡斑斑的毛巾，沾點水，輕輕擦拭臉龐與項領的污垢，指甲嵌上黑邊，像指甲油掉色。如此看來，擁有這雙手的人，連這點整理身體的時間也沒有，大概每天花天酒地，紙醉金迷，跌躄於天昏地暗罷。社會斷不會接受這些不修邊幅的人，外形與感覺一下子斷定了他接下來的命運，或許這裡的生活習慣，改變了他，才能放下印象，還是他終於可以自然率性地活？

風中殘燭，無以名狀的身影飄散於石壁之上，勉強算是抵住了強風對精神的風化。毅力支撐著最後一點燭光，但裂痕與隙縫間，還是讓私密區域與外界免不了要頻繁接觸的渠道，或許眼看不見，但用心感受，還是知道愈是頑強的心，愈是被魔鬼攻擊，因為他會比平日更強更有能挑戰神。

每天關注水源開發與農地組織等等協助落後地區建設的工作，換來他臉上的憔悴與含在嘴角的微笑。疲憊呼喚神經下命令，他一下子就入睡了。來到這裡之後，他一天比一天早睡，基本上背脊骨碰到就床板一息間就睡著了。失眠原來是都市人奢侈的富貴病。工作的勞累，眼見要戈壁大地自給自足，那種夢想遙遙無期的無力教他心力交瘁，乖乖去睡除了是休息，更是對世界的無聲抗議，唯一的可行之法。

影像下一刻穿過時光隧道。畢業後，他放下一切，其實也不過是點微小的錢財，就隻身投奔義工組織，向往日作交換生時拾起的夢想進發。世上一切不公，看在眼中如身體長著的毒瘤，要除之而後快。臨行時，不嚷著要他考慮清楚的人，應該不存世上，但積極挽留他的，也同樣不存世上，大概他們都知道，世界上，有些人年青時總愛「想做就做」，嘗過，敗過，就會看清人之在世，存在就是最大幸福，有家庭，有事業，有車有樓，過這些基本的生活，足矣。他都會有浪子回頭的一天，社會，人大多走這條路。

提著行李，其實背包一個，走過下坡道，登機之前，還只有一位老師送行，跟在他身邊，肩上留下滴滴淚痕，一片送子遠去、難捨難離的氣氛。其實父母也在場，不過傷感之上，難免泛過一抹憂心忡忡的色彩，責罵著這個不孝子，不報效祖國，不養家，就此去幫一些素未謀面的人，你說，這個城市，誰會停下來關心那邊在拾垃圾的人呢！

根本就理想主義上身，讀書讀上腦。眼光碰上，兒子從未如此燦爛過的笑容，教母親在設想的迷局中清醒過來，迎上身來，於他的胸懷上，聽著從不至耳邊的心跳聲，彷彿二人今天才確徹的存在著。

「你要好好活下去。」分離如死別，日常不注意的感情，這刻也不予主人多作欺瞞，要作主，來次情緒失控；責備兒子的心始終會轉向安危的憂慮。有情，世界沒有永遠的敵人，縱然意識形態各走極端。

鏡子上浮現了一個男人的臉龐，與剛才那時空的相比，明明是同一個臉孔，卻多了一分成熟的剛烈，倔強地與鬍子共存，頭髮也把面目遮掩了，模糊了面目。他會說這是從身體上抗爭的象徵，以身作則反建制的極致，目下有點神經質，但又會有人質疑他建基於歪理上的決心嗎？決心就是決心，我們不可因著個人喜好而隨便踐踏，尤其那只是偏離主流之差，稱不上過失。既然他做到這地步，還能無恥地指拱他造作麼？

鏡子與男人背後，還有個女子，她不是女主角，甚止是過客。人和事都有其特定的生存時空，她是他這段路的伴侶，大家意氣相投，共創過一時的美滿美好。往後的，從前的，都是不同質的成分，再踏上旅程之時，都要統統放下，不然則一事無成。過去，是敵是友，也至少是對我們成長的催化，負上重擔的歷練，愛你的人可辦不到，對敵人我們都要心存感激。其實正反只是立場之差，恨一個人，沒有時效，可以與永遠同活，也可以一下子就原諒寬恕，譜上下一段旅程的樂章，音韻合得上就同奏，誰的耳朵也聽得出來。

「回去後，你會找他吧。那個給你這封信的人。」他還記得，初次拿出此信之時，正是他到步第一天的晚上，還說風沙之錯，沾濕了紙，字字開花，蓮花滿池。女的看在眼裡，也不明他那分感性來自哪一片土壤，要以感性吸引我嗎？但相處久了，就知道男女之間，性愛之間，還有所謂仁義活著，既然是同袍，同聲同氣，就走在了一起，愛或許會源於欣賞。群體是因偶然扯上的互助關係生成，同志卻同一個志向的展現，根本談不上互信不互信，不過是手段。

不知何時何日，他都很少為自己流過半滴淚，痛楚放於腦後，大家都是滄海一粟；他只想著平等二字。

「人應該自私的。」信如是說：「幹革命的、反社會的、要實現理想的，他們都因為心中的一點不舒暢，不發洩不可，才會走於人前。自己不快樂，又會真心真意的做好事嗎？」他從前已有學習自私的心，奇怪的，誰也不理會他，不理會那脫離理實、雙腳離地的構想，只有老師支持他說：「嘗試，嘗試就是一切。」其實這是中性的詞句，但他卻看成了尋夢的原動力。書本之外，他對於理想國的追尋，沒有停下來的一刻。

雖說相處不久，但女的預計正是他的心聲。他急不及待，想要再次見到他的啟蒙老師，雖然一廂情願，但命運的巧妙，大概在於我們會因著不在意的事一點點累積而轉變性情，漸漸地，同一個臉孔，便長了另一個人出來，隨細胞一同成長；心要選擇相信，漸漸地就變成認同。踏過校門，感性系統開啟了，觸發了一連串幻想居多的連鎖情感，水點化作白雲。

「他不在這裡教書了。你沒有留意新聞嗎？」

他老了，好像在少年離開數載後，就轉到了一間大公司當顧問，像行政下凡式的轉業。問過聯絡方式後，他頭也不回就奔向他的生命之源，雖然說人長之今，獨立思維已是他的最大庇護，但人還是依戀帶自己走出迷思的人，縱他不是甚麼偉人。老師在少年的心上，就佔著獨一無二的位置，或許老師的話，才有資格干預他的思維與決定。

這彷彿是他變回正常人的一刻。見到老師，他老了，也少一分文氣，他猜想大概是自己成長了，相對之下，或許還有半點比得上老師的風骨。有些人可以一年不說話，卻又可以對著某人說上半天。旅途、義工、世情、哲學、反思、忿怒，要說也盡說了，對面老師笑口盈盈，專心地接收過一切，不時還報以點頭示意，氣氛和諧得像影響虛構的場面。

事實那的確是虛構的，奈何只有我們看到。老師這刻看著與處身的一幕，半點不感陌生。對商人來說，尤其機關算盡的，沒有甚麼場景是陌生的。

「你回來了，不如過來幫手。你的身分與背景，正是我們需要的」老師說他會替公司成立一個工會，希望少年當上主席與發言人，希望他的經驗與志向可以保護工人，談判好，運動也好，總之勞工要有他們發聲的機會與支援，而老師就有望少年當上這個角色。他考慮與接受之前，更想知道老師轉職的原因。當然他說不出口，也不願說出口，不願那不言而喻的事實，打破他崇敬的形象。他知道，他知道「良心企業」是手段，是以小欣小惠贏得美譽的工具，剝削與榨取只會變成另一個形態出現，商業世界，低成本是一切，員工無非是維繫公司的過客，一批之後又一批，反正價值只會愈來愈低。

他不願想太多，不想接受這是早有預謀的。任何背景與履歷，都只是他實現理想剩下的殘渣，過程才是養分，奈何社會卻重視事物的結果多於過程，沒有成效，再偉大的

念頭，再感人肺腑的過程，都只是一堆虛構的程式碼。或許，那段校園歲月也不過是感人肺腑的過程，信中教他不斷振作下去的文字只是一些偉大的念頭，而重點是他領著變了質的身體歸來了的结果，成效就是拉攏他，進入這個寡頭壟斷的世界。

「感情是不會變的，我還是那個愛你的人。」目下，老師也只好以情掛帥，因為大家都清楚接下來的利害關係。對，有情，世界沒有永遠的敵人；只要利益，我們便聚首一堂。對，自己不快樂，誰又會真心真意的做好事；善待窮人當然有原因，要培植市場，榨取生產力後之後是錢財。表象是面向理想國，實現起來，背面或許是人類的災難，利用與被利用，敵與友，不過是我們活於哪一段旅程之間。

恨一個人沒有時效，愛一個也沒有時效，立場不同，或許正是分離之時，然而「嘗試，嘗試就是一切」，互信的同志關係建不成，剩下互助的群體關係也是一條可嘗試走的路。或許奏出來的曲調，粗糙難懂，但這趟旅程，他明白到光吃理想，會換來一點成就感，一點精神上的快慰，但他更明白武士道精神已離人遠去，剩下只是被扭曲的個人主義基督信仰，救世人是宣揚，是「良心企業」，要改變社會形態，要趕走社會的不公義，也只好從制度裡去制約人。

他與老師相對望，眼光穿過了落於背後的遠方，心想著老師看漏了一點，就算依制度繼續走下去，只要人變了，生長出良心並生存下去，有情的世界，就真真正正再沒有敵人存在。

他心存希望，不止於自己，更是與他一起成長、一起工作、一起看盡不公義的人。

平成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 木曜日。
午後十時十五分。

Source link:

<http://kprotein.xanga.com/727441755/%e7%90%86%e6%83%b3%e5%9c%8b/>